

花开半夏

信阳晚报小记者

浉河中学 七(13)班 邱荷森

望着窗外的叶子,任凭倾盆而下的雨点打 在它身上, 仍旧紧紧护着身后含苞欲放的花 儿,不肯退去半步,就如同你对我的守护……

相约永远

那年,我刚刚搬到这里,搬到这个陌生的 城市,对这里的一切都充满了恐惧。这时,你出 现了,你拉着我瘦小的双手,抚了抚我的头,对 我说:"别怕,以后就由我来保护你,好吗?

那时我虽然年幼,对陌生的事物感到恐 惧,但亦不知为何,阳光下你的眸子闪烁着不 样的光彩,发间弥散着幽香,如太阳般温暖 我的心房,驱使我靠近你。当轻轻地说:"嗯,姐 姐……"你唇角上扬成一个优美的弧线,甜甜 的酒窝让我看呆了,这一刻我甚至期盼,时间 可以静止。

我知道,从今以后我亦不是孤单一人,因 为我有了你——姐姐,而你也多了个要保护的 小妹。

相濡以沫

那天,碰巧父母都出差了,只剩下我们两 个尚未成年的孩子。我的发烧来得也巧,正是 家里无人的时候。我躺在床上,抱着自己的双 腿,蜷缩在一角,额间的汗珠如雨般掉落下来, 从温热的脸颊上滑落,打湿了枕巾,脸烧得可 以煮一壶温热的茶水了,这一幕吓坏了推门而 入的你.

尽管我仍是徘徊在梦魇与现实的分交线 上,但如此了解你的我,还是察觉到你哭了。在 我印象中,这是第一次见到这么惶恐不安的 你,也是唯一一次,

你背着我冲出家门,在医生给我打了点滴 后依旧死死握住我发热的手,嘴里不停地念着:"小妹别怕,小妹别怕……"那般的害怕、紧 张,好似躺在病床上的是你,而不是我,我肯定 若能换一换,你定是毫不犹豫地答应了

尽管已经出院了,可你依旧寸步不离地照 顾我,好像我就是个玻璃娃娃,稍不小心碰一下,便哗啦啦地碎了。我曾让你不用那么担心, 可你笑着说的话语,却让我柔弱的心酸涩了, "小妹啊,没关系的,再说了我说过要保护你 的,身为姐姐的我,怎可能赖皮呢?"

望向窗外,惊诧地发现不知何时,受绿叶 保护的花儿悄悄探出头替绿叶分担了雨点的 敲打。房前的门突然被推开,我听到了最亲切 的声音:"小妹……"我一下子冲上去抱健了

选择奔跑

的耀眼,多么的熠熠生辉!

人头攒动,再也找不到……

还给了老人。

羊山外国语中学 八(3)班 项磊

日光轻轻地洒在窗棂边, 漾起一阵光波。 窗外的风还在懒洋洋地吹着,想要把人们的眼 睛合上,让人们抽出空来睡一觉。有的同学就 在我书写的刷刷声与花草带来的静谧中,趴在 满桌的书本上,安详地睡着。

口气,欲走时,一股食物诱人的香味扑鼻而来。 哇!什么味道这么香?我的好奇心愈发强烈。嗅 了一嗅,循着香味,我来到了一个满载食物的小吃车前,双眼扫视了一遍,觉得他们实在是

在我转身之际,眸中的余光瞥到了令我震

撼的一幕。我不禁驻足观望:年约60岁的老夫

妇用嘶哑的嗓音叫卖着莲子粥,他们的脸已被

岁月"摧残"得布满了皱纹。在明晃晃的灯光

下,依稀可以看到他们那双粗糙的手,泛着点

点黄,也许是茧子吧,仿佛在诉说着他们曾历

经的沧桑。一个男孩儿给了他20元钱,可能是

由于人多的缘故,老人多找了他一些钱。那男

孩儿走了几步,又猛地转身,回到了摊位,把钱

小的举动震撼了我的心。他的毫不犹豫,让我 看到了他那高尚的品质。在灯光下,他是多么

鸡冠花。我迈开脚步,想再次看看那身影,奈何

灯光下,我看不清他的表情,唯有他那小

夕阳亦不再逗留,恋恋不舍地收回那朵朵

"诱惑"不了我,便欲离去。

然而我却毫无睡意。侧目一看,我的同桌 也正如我一样在书堆中奋战,短短的头发将她 的脸全部遮住,真是勤奋! 我真想为我的同桌 陈凤赞美一声。当初我极力要和她坐在一起就 希望近朱者赤,如今,我也的确被她的勤且艰

过了一会儿,便觉得头晕眼花。暖暖的阳 光不合时宜地穿透窗边,反射到眼睛里,我感 觉有些累了。正想闭上双眸,却看见好友送给 我的卡片,上面写道:你是否感到忙忙碌碌/没 有时间休息/你是否觉得很疲惫/想放慢/甚至 停下自己的脚步/可是,请你记住/当你这样时/ 别人还在奔跑……

是啊,停下休息的时候不要忘记,别人还在 奔跑。我灌了一口凉水,打起精神拿起挚爱的钢 ,又埋头苦写了起来。恍惚间,觉得身边的刷刷 高消失了,取而代之的是自己的钢笔在纸上摩

擦的声音。原来是陈凤熬不住瞌睡睡去了。 在这场与瞌睡的战斗中,我又赢了! ……"午休结束了,我写得更快了……

父爱,触动了我的心灵

浉河中学 八(11)班 朱煜

辅导老师 余长顺

小时候,我最喜欢趴在爸爸的背上,爸爸 的背不仅结实,而且温暖。长大后,爸爸背我的 机会越来越少了,甚至我们之间的话语也越来 越少了,这也许就是人们所说的代沟吧。

五年级的一个夏天,我突然发高烧,烧到 39.2℃。爸爸慌张地说:"煜煜,快点过来,爸爸 背你去医院!"爸爸边说边蹲下身子。"不用,我 自己可以走。"即使是生病,我的态度也一如既 往的疏远。"你这个傻孩子!生病时还嘴硬,快点快点,赶快上来!"爸爸的脸顿时沉了下来, 语气也愈发着急,我看了爸爸一眼,极不情愿 地趴了上去。

爸爸的背依然温暖,但已经不再直挺,动 作也没有以前利索了。毕竟他在慢慢变老,而 他的女儿已经从一个单纯幼稚的小不点儿长 成一个亭亭玉立的大姑娘了。路上,爸爸一声 接一声地喘着粗气,我的心颤抖了一下,有些 心疼地对爸爸说:"爸爸,已经不远了,我可以 自己走。"爸爸扭过头来对我说:"那可不行,你 现在正在发烧。再说,你爸爸还很年轻,强壮着 呢。"话虽这样说,我却清晰地听到爸爸大口大 口喘气的声音。隐约间,在路灯的照映下,我突 然发现爸爸头上隐隐约约有不少银丝。起风 了,风触摸到了树叶,触摸到了尘土,也触摸到 了我的心灵,那一瞬间,我感到自己是如此的 幸福。

短暂的休息,重新趴在爸爸的背上,听着 爸爸浓重的喘气声, 我轻轻地趴在爸爸的耳 边:"爸爸,对不起!我是那样的任性,整天无所 事事,浑浑噩噩,对你的忠告只当耳旁风。等我 长大了,让我来背你,好吗?

爸爸猛地一愣,转而哈哈大笑,连声说: "好,好……"

爸爸沉默了一会儿没有说话,我知道,爸 爸流泪了。

"爸爸,如果有来生,我们还做父女。我做爸你做女儿,这样我就可以背你了。"爸爸轻 爸,你做女儿,这样我就可以背你了。"爸爸轻轻地拍了我一下:"你这个坏孩子!"这一刻,我 幸福的滋味再次涌入心底

爸爸,说好了哦!来世我做爸爸。你做女 不许反悔哦!